

感恩我的母亲

□章亚军



记得小时候，每年到了三四月间，天气逐渐转暖，就会有海门、宁海等一带口音的贩鸡客来卖小鸡。他们头上戴着一顶斗笠，挑着两只装满小鸡的专用箩筐，密密麻麻、毛茸茸的黄毛小鸡在箩筐里面跳来跳去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。卖鸡客走村过户，吆喝着：“卖鸡了，卖鸡了。”

这个时候，老妈就会放下手中的活去挑几只小鸡，那种在箩筐口蹦蹦跳跳很活络的小鸡，这样的小鸡健康，成活率高。至于买回来的鸡是公是母，老妈一点不精通，全凭自己的手气了。

三四月里的天气乍暖还寒，隔三差五还会有冷空气来袭，怕买回来的小鸡被冻死，老妈就会在养小鸡的小箱子里垫一块旧棉絮或一些稻草保温，像对待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悉心照料它们。

如果错过了三四月份的这批小鸡，就要等到五六月份孵出来的那批小鸡了，尽管只差一两个月时间，但那时天气渐渐转热，已经有蚊子出没了，小鸡的羽毛还没长齐，就会被蚊子叮咬。被蚊子叮咬过的小鸡，不太会长大，就会成为本地人所说的“落将鸡”。

以前，农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养鸡，屋前屋后，果树下、草丛中，常有几只鸡在觅食，成了颇有几分温馨又恬静的农家小院的独特风景。

一般家庭把公鸡养大后，要么拿到集市上卖掉换钱，要么就是留到过年时斩杀，来招待客人。而母鸡大多不轻易斩杀，而是养着让它下蛋的。

别看一只小小的鸡蛋，在那个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的年代，小鸡蛋用场可大了。如果家里突然来了一位客人，一时三刻拿不出小菜，就来一个炒鸡蛋，或煎几只荷包蛋来招待客人。

在农忙时节，有时候人干活干得累了，浑身觉得没力气，就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黄酒冲鸡蛋，补补身子。吃了黄酒冲鸡蛋，睡一晚，第二天果然精力充沛，元气又恢复了。

男朋友上女方家，吃过了丈母娘亲手烧的又香又甜的糖水煮鸡蛋，从此就成为了准女婿。

在物资匮乏、各种票证盛行的

年代，还可以拿鸡蛋到商店里换香烟，可以抵香烟票。

总之，一户农家如果有三四只母鸡轮流下蛋，家里买油盐酱醋之类的零钱就不用担心了。

每年到了我生日那一天，老妈总会准备一只白煮蛋或者一份鸡蛋面放在我面前，这叫生日蛋。在我17岁那年，尽管家里生活捉襟见肘，老妈特地还给我吃了早糯烧童子鸡。

在老妈看来，17岁的男孩正是身心发育长身体的时候，那年代不像现在，五花八门的补品要啥有啥，农村一般都是用自己家养的鸡来给孩子补身体的。主要是现成的，不用额外花费钞票了。

早糯烧童子鸡，选料特别讲究。首先，鸡要用1公斤多一点的鸡，且公鸡没有打过鸣、母鸡没有下过蛋的，而且男孩最好要用雌鸡来烧，女孩则要用雄鸡来烧。其次，米是10月农民刚从田间收上来的晚稻轧出来的新米。再则，烧法是要用3块瓦片叠起来，稻草当柴火，据说这样烧出来的鸡是很补的。

那天下午，阳光和煦，秋风微拂，老妈在家门口的小院子里就忙了起来。杀鸡、褪毛、清洗，淘米入锅后，她就开始烧煮。灶火映红了她布满皱纹的脸，那略带微笑的脸上充盈着爱意。此情此景，我心领神会，这是一个母亲对17岁儿子的拳拳之爱。没过多久，烟雾缭绕，鸡肉的鲜香混合着新米的清香在不大的家中弥漫。当老妈把烧好的早糯烧童子鸡一放到饭桌上，我的口水差点往下流。老妈特别关照我，要分两餐吃，不要一餐就把它吃光，不然营养吸收不掉会浪费。

香喷喷、又鲜又嫩的鸡肉，经过鸡汤浸润，变成了软糯油滑的新米饭，味道实在太好了。三下五除二，我很快就吃掉了一半，还有点意犹未尽，真想一餐全部消灭掉，无奈母命难违，只能留下一半，第二天吃。

斗转星移，时日如飞。尽管，吃了这只鸡后，很难断定对我强身健体起到了多大帮助，但每每回想起来，那味道一直刻骨铭心地留于唇齿之间。母亲对于儿子的疼爱，令我终生难忘。感恩我的母亲。

父亲和母亲

□家园

父母养育我们兄妹六人，我排行老四。父亲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我家人口多，只有父亲一个人挣工分，粮食只能勉强糊口。当时大哥刚读完三年级，父亲就考虑让大哥辍学帮助家里挣工分赚口粮。大哥尚小的年纪，瘦弱的身子，就早早地为家里分担压力。其中的辛苦与无奈只有大哥切身体会。现在70岁的大哥每次回忆起当年的时光，总有说不完的辛酸和无限的感慨……

母亲一直操持家务，养猪、鸡、鸭换钱，是我们一家子大部分的收入。母亲生我们兄妹六人时，没有祖辈的帮助。要是出生在春、夏、秋还好，只要孩子一落地，母亲就脚不沾地操持家务，跟没有坐月子一样，洗尿片、衣服，一日三餐，家畜的喂养等。碰到孩子出生在寒冬腊月，母亲刚生完孩子就要拖着虚弱的身子，冒着刺骨的寒风，去河边敲碎冰块洗刷。手指接触到冰水，浑身像触电一样，冻得上下牙齿咯咯作响，也因此落下病根——类风湿性关节炎，它多年来一直折磨着母亲。母亲吃药打针无数，阴雨天疼痛难忍，常常不能行走，长期靠止痛针缓解。

现年91岁的母亲抛开腿病，健康状况在哥嫂的照顾下，除了洗衣服、做饭、洗头，其他基本能够自理。去年，母亲过九十大寿，全家人欢聚一堂，我们永远感谢母亲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。愿母亲健康长寿，幸福安康。

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，父亲更积极，时间也更自由了，天蒙蒙亮就出门。有时候为了赶时间，着急忙慌地回家。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，三天两头生病，常缺课休息在家。父亲回家看到我痛苦的样子，总是背着我呵护着我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心里特别踏实，靠着父亲宽阔的肩膀，身体仿佛舒服多了。

父亲乐观、勤劳，心存善念，一直影响着我們。他一年365天，基本不休息，大年初一还上山砍柴。我们问他一年到头都不休息，难道不累吗？父亲说现在的幸福生活和过去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了，没有任何负担，闲下来就感觉空落落的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砍些柴回家，吃饭更有味道。白天，他一个人自在地翻地耕种，一边唱着年轻时的歌谣。辛劳一辈子，为什么还那么开心？父亲的口头禅就是：“不能忘本啊！”是啊，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乐观开朗是一个人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。

父亲60岁那年，由于劳作过度得了小中风，幸亏及时治疗，没有落下太严重的后遗症，就是左腿走路有点拖脚。父亲每天坚持锻炼，风雨无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恢复了正常。没过多久，地里头又出现了那个坚毅的身影和悠扬的歌声。

别家种的农作物，父亲样样都种；别家没有的，父亲也种。69岁那年的秋收季节，水稻、番薯、花生、茭白等，按成熟时间排列着收割。收水稻是头等大事，特别赶时间，机械的稻谷脱粒机当时整个村庄没几台，要一户挨一户排着队，收割时，农户们一起轮流着帮忙。

2002年农历八月的一天，傍晚时分，父亲拿着簸箕往麻袋装番薯干，两只手有点不听使唤，怎么也倒不进去。母亲攥着麻袋口，只见父亲慢慢倒地，不管母亲怎么拉就是站不起来，他又一次累倒了。闻声赶来的二哥立刻背着父亲送往医院，人虽然抢救过来了，可这次没有那么幸运，左边的手臂和腿都失去了知觉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医生确定父亲是左边瘫痪。等我们所有人赶到医院，父亲疲惫不堪的眼神望着我们，只能点头示意。病情稳定后，医生说，第二次中风很难恢复了，还是出院慢慢静养吧。我们那勤劳、正直、乐观的父亲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回家没多久，因天气炎热，父亲后边腰部下面位置逐渐发红，药膏、爽身粉都无济于事。母亲和我们几个子女日夜守着父亲。尽管我们尽心尽责地照顾着，可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，一些地方开始溃烂化脓。换衣物的时候，疮和衣物贴在一起，父亲难以抑制的呻吟声，让我心如刀绞，豆大的泪珠夺眶而出……

第二年年年初，父亲受尽病痛折磨，离开了人世。

20多年过去了，父亲的样子，一直在我脑海里，永远。